讀左補義 僖公 文公

宇

口 12
3126
5

3126
5

讀左補義卷十二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埏 校

僖公五

經 丁亥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寧速盟于向

杜解寧速衛大夫莊子也○向莒地按今山東莒州

向莒地按今山東莒州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鄑齊

弗及地按山東東阿縣西南有鄑下聚○夏齊人伐我北鄙

林解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自隱以來以兵加我君大夫將皆

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齊懿公始接如以書人爲貶安

見齊懿之可褒而書爵可知書人書君史文詳畧不同大夫

夫將書大夫自襄十七年齊高厚始追春秋惟郑莒稱人衛

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遂魯卿也疏云用師必有死傷

不可必全得歸本不可謂之假

趙氏曰莒子知魯背平於己故必躬親三國既從衛以大夫受歃而已

借故皆以乞爲名。按書乞師始此。○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姓國湖廣歸州有夔子城

○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杜解）莒夷無謚以號爲稱寄莊子曰已故必躬親三國既從衛以大夫受歃而已

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洮盟在前年○（會通）魯助無虧齊人怨之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宋納孝而公拒之又與楚爲薄之會未聞遣一使於齊也故齊孝來伐以此二盟爲辭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詳說）衛之強大不及魯猶能爲戴云著受命句通篇皆柳下語矣乃虛實互用法孰使之支仲使之也魯君三家用事賢者無以進良由公使展喜犒師（杜解）勞齊師疏云犒者酒食餉禮欲以義服齊明不以賂免○犒苦報反

孔疏氏展名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惠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

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敢斥尊）

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磬野無青草何

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古人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閻注）王氏學林謂如當訓似是也縣國語作罄（韋昭注）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縣磬也罄古字通借）

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書（載書在盟府大師職主之太公爲太師兼主司盟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循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不聚衆保守）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春伐西鄙公追齊至鄾故齊侯怒公前至魯境雕敝景況

其知之（言執事不敢斥尊）

側入太公以赴桓公（江云用君子小人假與主城篇相犯而中間寫來無端毛相似直是以犯爲避）

林云不言魯無以保聚而以爲不敢保聚不言齊侯毒害而言必

不加害絕妙
陶讓

盡入日中故整旅復來也不然伐北鄙在魯境外室如懸罄何以知之且夏爲卯辰之月何至草猶未青乎 傳著衛人伐齊於伐北鄙之下蓋衛以偏師伐齊雖不足以寒齊侯之膽然國已被兵而君猶在道未免魄魂和聖覬定此意使展喜乘其未入魯境以大義折之可以立時歸去則衛人伐齊二語正全篇眼目也何恃不恐提出先王之命盟府之言又述乃父桓公扶災恤小一段功業今君嗣位當繼桓之業使先人功烈不墜於地方爲象賢之子乃以覇業讓人盟狄盟楚事事反乃父所爲而彫敝之隣稱兵搆怨無已豈非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五字直令愧死無地隨以君必不然掉轉所謂和而介也敝邑不敢保聚乃不敢以不育子視君耳孝公如有血性定當發憤自雄爲齊國繼覇之主矣仁人之言其利至博非徒解魯難亦以訓齊侯尼山未鍾大聖東魯先有至人此夫子所以痛恨於蔽賢之臧文仲也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杜解襄仲居東門故以爲氏臧文仲爲襄仲副使故不書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周室可以此罪責而伐之）荆舒是懲奚斯作頌於前今訪荆伐齊是引封豕豺狼而噬我姻親也齊亦援盟府之言復之和聖不深恨乎蓋退師則受命乞師不與知即此便是文仲蔽賢之實前不親謀柳下而使展喜是與君子臭味不親今乃身隨襄仲而獨見子玉是與小人氣類相合 齊宋絕無抗天子事而

云不臣大抵告難諸侯時二國未嘗奔問官守故辰以此爲辭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杜解）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夔楚之別封故亦世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紹其祀不得嗣位故別封爲夔子疏吾是以逮禍以楚人廢之而立其弟熊延延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子玉鬬宜申子西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或曰經夔子不名夔無罪矣然則經書名者豈皆有罪而應滅乎不名告辭畧不知名也劉公是云衛祖康叔不敢祀后稷魯祖周公不敢祀公劉祝融猶后稷鬻熊猶公劉寧可復責此二國邪楚特利其土地耳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社解）襄公贈馬二十乘（林解）宋叛楚即晉自二十四年朝楚爲乎至是叛楚即晉凡言叛楚當云棄楚背楚其說是也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宋被圍六越月嬰城死守內外接應必不肯與楚平也觀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想見此時玉帛皮幣輦載入晉而於秦於齊又不知凡幾也盡殺父之讎創鉅痛深宗社之外皆非所計至城濮戰後顧不敢出鬬卒死於弒而襄公瞑矣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社解）進退在已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故使居穀以逼齊（雍本與孝公爭立言孝公不能撫公族）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

（一義如此妄可無城濮之誤）

（邾爲城濮伏隊）

魯之不義莫大於此襄仲爲之也然穀何嘗爲魯有蓋賓雍於穀以納雍者誘雍以援魯者誘魯佯與魯結特著申叔一軍伺其動靜如爽者閉閉置子到後來無非要著也下篇狐偃曰齊宋免矣以戍穀與圍宋同觀可見子犯窺見楚人底裏桓公六辟之子皆不材七大夫桓餘子也並仕於楚可見名陵之盟不特諸夏須桓之功即荊蠻未嘗不服桓之德

經　戊子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昭公立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杜解三月而葬速）○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弗地○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孔疏傳云楚宋是楚子親來也明年執曹伯之下始云楚子入居於申使子玉獨留圍宋耳按此則圍宋者君子及諸矣圍

傳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說見二十三年杞子卒）公卑杞杞不共也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杜解前年齊再伐魯）秋入杞責無禮也○（責不共也）

僖公前趨於齊今趨於楚○其於媚強侮弱何以安伯姬之心乎公於天倫薄矣○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杜解子文時不爲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畧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子玉爲令尹終日而畢故蔿楚邑）鞭七人貫三人耳（林解以矢穿其耳）

爲賈之論子玉與趙衰之論郤穀相對子用剛而無禮之人晉尚敦詩說禮之

入勝敗之機
已伏一賀字作三層批駁

老皆賀子文。〔孔疏〕國老。卿大夫致子文飲之酒。蔿賈伯嬴孫子玉堪其事。叔敖之父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孔疏〕事在二十三年。此舉其前言以非之。靖諸內而敗諸外。所薦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按入者。戰勝而歸也。左逸〔泓之夫子實敗楚而欲他諉也。

三語城濮一篇之綱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源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莊公孫。報宋贈之施。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補注〕傳見曹衛。皆叱附楚。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偪齊。於是乎蔿於被廬。晉地。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敬其始也。作三

於是須起下四於是來

鍾云義信禮生於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以示事君之義。未明於見於是乎伐用之信未宣也。其用之

馮云上半敘命帥下半敘蒐乘散爲便無可出色乃後半篇忽將賦猶取也庸功也疏云此虞書益稷篇

前事一併重敘後事一併預提便令精神團結

閔元年晉獻公作一軍。今復大國之禮。

謀元帥。中軍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偃之兄。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貞子也。欒之孫。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中行桓子。御戎。魏犨爲右。〔宮說〕晉國人材之盛。俱出於狐趙二子。皆能讓國人。又讓於先且居。後季曰見冀缺。而薦之爲下軍大夫。是田野之間。莫不皆然。至景公時。范宣子能讓其下。皆讓狐趙倡之也。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年二十四入。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則尚

事有心伯者行徑盡露

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十五年。辭重言信　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詐以求多。明徵其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作執秩主爵秩之官。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穀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一戰而伯文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林解由晉侯以文德教民故也　城濮之役。晉侯第一偉畧也。夫子雖病其譎。未嘗不大其功。傳體經義。力爲是戰鋪張。而此一篇以臨時選帥平日教民二意爲主。戰之勝敗係乎帥。傳先從子玉叙入。見楚之敗由帥非其人。城濮之帥原軫也。宋使方來。而報施救患。取威定霸。已括城濮一篇大旨。作三軍謀元帥非軫而誰。而趙衰忽薦郤穀。似故抑原軫。然說禮樂而敦詩書。與剛而無禮。正相反。與後篇上德德攻者正相合。穀如不死。必用軫謀。以其有針芥之投也。戰之勝係乎民。未有文德不脩而武功成者。文德養教之謂也。純以爲王。假亦爲霸。晉自戰韓之後。幾無一卒可用。晉文初入。一番振厲示信示禮示義。加以訓練。它日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根本全在於此。故臨時決勝功在先軫。而戰之所以勝者。子犯之力也。楚頵執宋于盂。敗宋於泜。襄以傷斃其子成公。不肯終於事讎。豈非令子哉。楚前此猶夏猶自出師至此。則牽帥陳蔡鄭許圍宋而魯且走會於圍城之下。又得曹衛更服齊宋。則中原大勢去矣。觀其將圍宋。即選帥。帥定。即至宋。雷厲風迅。使中原人人自

危豈獨宋哉。然後遍出末段。方見徙薪止沸。如解倒懸。後已說者謂有喜聲出。不知此一喜聲矣。子文狠心。實見子玉有揮霍才。可以毒中原。豈知飲醴策勳。轉屬他人也。子玉伏辜。子文漏網。武侯街亭之敗。以誤用馬謖。上書貶爵。子文安得望其項背哉。救患定覇。本無病加。以讎施。厭威四字。其中便有流毒。後此執讐伯讒。衛侯諸弊政。皆先軫共爲之。

己丑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杜解）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諸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疏云。刺訊也。訊而有罪。則殺之。楚人救衛高氏曰。非善之也。○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畀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夏四月己巳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林解）城濮衛地。○濮音卜。楚殺其大夫得臣楚始書大夫。按○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踐土。鄭地。按今河南滎澤縣西北有踐土臺。陳侯如會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公朝于王所王在踐土。非京○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其復位曰復。歸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之入。由於叔武。故以國逆爲文。衛元咺出奔晉元咺衛大夫○陳侯款卒。穆公卒。子共公朔立。○秋杞伯姬來來寧。成風。志入夫之忽也。○公子遂如齊聘也。○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宋襄公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蓋主會所次。非褒貶也。疏云。宋襄稱子。在九年葵邱會。陳懷稱子。在定四年召陵會也。

汪云數段宜連看晉衛之伐爲城濮作引踐土之盟爲城濮作結方云德字直貫篇末能以德攻城濮經書四國而傳於戰止列晉三軍故詳

天王狩于河陽晉實召王。爲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爲辭。河陽晉地。按河南河陽縣西。爲古河陽城。壬申公朝于王所有日而無月。史闕文。○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諸侯不得相洽。故歸之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元咺從國逆例者。明國人與咺。○諸侯遂圍許會溫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言遂。得復而行。不歸國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衛東故衛輝府。侵曹伐衛。〔杜解〕曹在衛人弗許。侯齊侯盟於敛孟。衛地。按直隸開州東南。敛音廉。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衛地。按屬河南睢州。出居襄牛。觀望晉楚之勝敗耳。出居。不過悅晉之辭

自此至城濮本一篇文字。以原軫將中軍。上德也爲綱。篇末德攻正與此應。先軫以下布佐拔置中軍。出自獨斷。無待他人之引薦矣。

公子買戍衛。〔杜解〕晉伐衛。衛人救之。晉楚之辱。子丙。魯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名子叢而殺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據經則殺買全爲媚楚。蓋晉人取五鹿。公方在宋郊。楚命移師戍衛。公遣買戍之。買以爲衛君既出。國人惡楚。則楚不足與也。故不卒戍而還。公以新造之晉。豈敵久橫之楚。怒其違命。殺之。故經書于救衛之上。此實事也。方殺子叢。即聞救衛不克。復懼晉於是告晉。曰戍衛由買之故。今名

齊侯之合於晉爲二卿以師從張本且明三國之師並隸帥之三軍也

方云敘事之文最苦散漫惟左氏於通篇大義貫穿外雖微事亦兩兩相對此篇言晉侯有德有禮而能勤民所以勝子玉無德無禮而不勤民所以敗其大經也中段晉侯能用人言不獨卿大夫以下及輿人子玉不特不聽榮黃不從

歸殺之。其告楚則曰。買不終成事。是以殺之。兩借其辭。皆以殺人媚人也。此傳書殺子叢於救衞之下也。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杜解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於城上。磔音摘。惟左氏於通篇大義貫穿外雖微事亦兩兩相對此篇言晉侯有德有禮而能勤民所以勝子玉無德無禮而不勤民所以敗其大經也中段晉侯能用人言不獨卿大夫以下及輿人子玉不特不聽榮黃不從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舉也。舍於墓。舍墓爲師。遷焉。曹人墓將發塚師遷焉曹人恐懼。聲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亮也。而攻之。杜解爲其所得之晉人。棺斂其尸而出之於外。欲加禮。晉師以免發塚。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報殘壁之施。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勞。燕。燒也。僖負羈。從古之勞。燕也。僖負羈。從古之勞。燕也。僖負羈。從古之勞。燕

曹衞必不許也不許齊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能無戰乎
必自戰也公說執曹伯分曹衞之田以界宋人按至此晉師已越曹而逼近楚師
赴宋楚子入居於申申在方城內故曰入
援矣楚子入居於申申在方城內故曰入
使申叔去穀申叔戍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晉侯生十
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質疑）此見昭十三年叔向語及外傳而史記云四十三出亡六十二反國夫當文公奔蒲正獻
公滅虢曉秦穆姬之歲姬係申生姊必長於文公如文公年四十三豈穆姬及艾始嫁而穆公致書公子不宜稱爲孺子矣故左氏較近情或疑從左則重耳居蒲止六歲夷吾更少考莊二十八年夏太子居曲沃至二子之居蒲則其後日

汪云又借楚事也傳統叙於是年爾觀士子口中提唱爲築蒲云三年將尋師可見德字首尾照應而所謂德者只是嘗艱難知誠僞焉耳

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謂今與晉遇子玉當用此三志子玉猶塞

楚成明知晉文勁敵

使伯棼子越椒也鬬請戰曰非敗必有功也願以間執伯比之孫

而退使晉人著著蹈空的是晉文勁敵

讒慝之口玉不從王名因自師中使伯棼赴申以請兼請濟師宋圍依然未撤也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

于犯急趣進師其言甚頗非軫力折之利鈍正未卜耳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衞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不可失矣言可伐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臣取二復曹衞爲已功

何以戰乎按與稱許也言子玉之言有禮子當許也定三國謂復衞封曹而釋宋言將爲諸侯所怪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怨讎已多將何以戰元昊皆聽節制知晉文任用之專不如

晉文之信

此篇節節逼出經一戰字自圖曹至分曹回寫得盡

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按言既戰決勝負而衛之復不復再作區處今則不妨私許之所謂議也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至此宋圍方撤呂氏謂伐衛之時已撤非也其云舅宋人蓋以田界宋人之在會者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背惠食言以亢其讎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爲報阿注亢蔽也其讎謂宋宋者楚之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外傳所謂楚惠未報而亢宋者也按言其衆真氣盈飽有衆謂也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皆齊大夫秦小子慭穆公子次于城濮衛地

情勢在必戰按宋君親將而經敘於齊下以此舉爲救宋也然大夫終不忽楚子命去可以先諸侯故畧而書師僖公之役子玉不可以先諸侯故不戰於宋則不戰於事爲變更不測於文爲急退臣犯也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故聽歌謂恐衆長險阻名陵險阻名林解此所謂君來緩受忽接子玉請戰楚子與之師是又必戰矣而馬疑衆謂已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欒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按欒貞數語可謂極明大義惜楚惠晉侯夢與楚子搏其腦噬也服虔云如俗語相罵云汝腦矣噬音古噬子答反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天楚子下向地晉侯上向故得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子玉使鬬勃楚大夫請戰曰請與

方云晉侯有德有禮而勤民其見於此

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子玉名也寄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不獲命止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煩圍勃令戒勑子玉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平旦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韅在腹曰靷在後曰靽言駕乘脩備韅許見反靷以刃反鞅於杖反靽音半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故國名按今河南陳留縣有莘城其地又接山東曹縣界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與曳柴亦是已巳晉師陳於莘北背酅以舒其危也酅戶圭反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右軍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衛邦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偽遁詐為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横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按狐毛以二旆退忽又與偃夾攻子西可見晉軍調度如臂使指楚軍止點陳蔡晉止寫本國之軍知諸國皆有所屬明寫陳蔡更是暗寫三國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完是大崩鄭作王宮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及癸酉而還甲午至於衛雍地作王宮於踐土裏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接王在踐土親勞晉侯而傳但云作王宮沒去親勞之文是立言有體處衛雍今河南原鄉縣西北有衛雍城乙卯城濮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也乳疏致其鄭國為楚師以伐楚丁未楚師馳入

有禮

以衛始以衛終以敘孟之盟始以踐土盟終首尾

亨醴命晉侯宥。既亨又命晉侯助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以東帛以將厚意。以策書命晉侯爲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興父大夫也。三命以寵晉。疏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戎輅戎車。二輅各有服。林解祭祀所乘。其服鷩冕。冕黑黍。香酒所以降神。晉侯再拜稽首。稽至地。奉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逖遠也。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稽至地。奉揚天子之丕。丕大顯休美也。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覲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自襄牛出。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奉使攝君事。按傳見元咺叔武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踐土

結出德字收拾全局

踐土王宮之庭。書要言曰。背奖助王室。無相害也。有渝變也此踐土別於京師。盟明神極誅也之俾使也隊墜也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合義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教民而後用之。

斯時楚氣益急。周室及列國諸侯岌岌矣。又不北齊桓之世止爭一鄭也。城濮之戰楚師大創而二百餘年不受其并吞者皆一戰之力傳中語語歸重先軫軫爲元帥晉文尊攘之功所從立也。通篇以我可戰彼肯戰二意爲主。細分之爲六大段。自圍曹至分曹田爲一段。殺顛頡以上爲入曹事。以下爲虞處曹衛以怒楚事。區區之曹不能即克。猶待與人爲遷墓之謀。晉人兵力暴見一斑。況從亡之

臣好命蕞宮則晉之諸將懼不可用（後登有辜之虛晉侯見少長有禮然後決戰正慮及此）以與楚戰能必勝乎使有不能無藉於外援意然齊秦兩大安能與我於是先軫定計使二國忽怨楚德宋晉宋齊秦遂合爲一此在我有可戰之具也　楚子居申至從晉師爲第二段先軫以爲楚愛曹衞必不釋宋之圍而楚子忽居于申且使子玉去宋豈棄曹衞不顧耶不如晉分田畀宋之時即齊秦受賂告楚之時去宋者從齊秦之請也即以復曹衞者使齊秦要晉晉或不從則齊秦之怒不在楚而在晉矣蓋楚子意在不戰故晉之謂矣之下定有一番命子玉之辭傳點明楚愛曹衞又點使子玉去宋則已檃括之矣而子玉意主於戰使伯棼復命以爲撤宋圍而請復曹衞曹衞未必復也吾愛曹衞不如濟師晉之倘或不許即可決戰其意與楚子不合而不能難也故怒而少與之師不然楚成豈不足以制得臣哉觀子玉使告晉曰君復曹衞則臣亦釋宋圍固知早以此謀告楚子也而先軫又定計曹衞告絕宛春見囚使子玉怒不可忍則無不戰也　晉師退至次於城濮爲第三段知子玉肯戰矣至此不妨故作紆回不敢忘楚君之惠退辟三舍其實明示之怯以堅子玉之心且以我有禮形彼無禮陰激四國將士之怒觀下子犯云曲在彼子玉云今日必無晉可見　楚師背酅至詰朝將見爲第四段在我可戰矣而晉侯忽而興諏忽而楚惠忽而噩夢情恐于慮一夫子犯

告以得天又云表裏山河必無害也蓋子犯爲從亡元勳言聽計從故先軫使之一力承當可見晉侯審慎與剛愎之子玉正相反也　晉車七百乘至癸酉而還爲第五段蓋楚人據險而陳苟非誘之出不可以倅敗也晉師精銳在中軍元帥帥之而與公族皆爲伏卒於是胥臣以下軍直衝陳蔡楚右師潰子玉進軍接戰狐毛竪二旆與之敵佯北二旆者中軍公族之旗也欒枝曳柴作大奔狀子玉望師煙塵漲天不見二旆以爲公與原軫皆走麾師急馳猝然伏發原軫郤溱起而橫擊之左師及中軍分爲二首尾不顧而二狐以上軍夾攻子西欒枝復以下軍回擊楚遂不支子玉收卒不敢救左師亦潰然則將戰以前著著佈置臨戰之時事事應手此正寫先軫也　自甲午至末爲第六段鄭伯來歸諸侯聽命取威定霸大功已成天王親勞三覲受策是上段語語出力此段語語商量然無上一段則下段何由致之可知大輅戎輅彤弓盧矢與轘勒鞬相應再拜稽首奉揚休命與少長有禮相應寫晉侯無非暗寫先軫也信字承盟詞來因以德字結通篇言楚用剛愎之人故以威力償事晉用稱說德義之人上德而以德攻楚故勝也經書晉晉侯傳予先軫予先軫即發明予晉侯之義而聖人所謂譎者亦自顯然　召陵之役做得不甚滿意以敵手是子文城濮之役做得盡情以主兵是子玉夷吾先軫雖有正有譎而有功周室則同

此敘殺得臣事

將待策勳後服之耶與大輅之服戎輅之服相映

方云子玉戰前之事與楚後之命子戰後之命風馬牛不相及止用既敗二字直接縈季自敗語渾然無迹是謂神施鬼設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杜解弁以鹿子皮爲之瓊玉之別名衣之以飾事及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麋如星瓊未營反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麋水草之交曰麋接孟諸今河南歸德府治東北有孟澤之麋諸澤此爲宋澤皆楚所有見楚君臣志在滅宋故積而成夢也弗致也大心子玉之子孫伯與子西使縈黃縈季諫慢故因通作涓弗致也大心子玉之子孫伯與子西使縈黃縈季諫慢故因黃弗聽縈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經史問答師行所過原有祀其山川之禮不以璧與蛟也而謂其不得示夢索幣故子玉之不與猶滅明之以取敗則淫祀之說誤之饑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欲令子玉往就君戮也按文十年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喜見於顏色補曰莫余毒也已爲呂臣實爲令尹奉已而已及連穀而死連穀楚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敵如是役陳蔡爲右申息爲左皆潰子玉卽收其卒而止申息之老何申息久爲楚地猶所惜也陳蔡之人焉則不問矣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

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傳云王使子玉無死不及故不敘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喜見於顏色補曰莫余毒也已爲呂臣實爲令尹奉已而已正知猶見也不在民矣言其自守無大志按言不能用民使之戰非謂其不在民瘼也

春秋多淫祀子玉可謂持正而榮黃耆謂畀之以濟師而不畀則自敗濟師者益兵之謂也鬬伯比莫敖並以益兵爲濟師蓋晉避三舍楚衆欲止不可者獨一子玉卽其子大心亦知其必敗也榮黃以國人信鬼命之沈玉謂有神助以鼓其奮往之氣猶之益兵也又隱示以楚衆不可用以遏子玉之驕而子玉自恃其才盡諸之糜如探囊神道設教奚爲乎故請戰則曰戲將戰則曰必無晉此天奪其魄而自敗也

子玉剛狠有爲如憤兵報復晉君臣能無旰食子玉死而晉文喜可知矣以見從前之危懼正爲此人而後此之無所忌憚正爲此人之已死也　楚國令尹以强横變詐工於猾夏者爲功而聖人之意正以守已奉法爲賢也譬如爲盜者在彼夥中以善殺人掠取財物多者爲能而自王法視之則免其能自投首者否則守巢不出罪猶未滅春秋於楚臣當如是觀

此篇以元咺爲主衛之出君原以此爲名使晉平非真逐其君也自公疑武殺角而君臣遂貳爲元咺訟君作脈

之咺不廢命奉夷叔孔疏謚法安民好靖曰夷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

以叔武受盟於踐寗與衛人盟於宛濮衛地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也今天誘其衷中也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林解以誘接神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惡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不信叔武之賢寗俞衛侯所以復歸衛侯先期入叔武寗子先長牂衛大夫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寗子患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公子歡犬華仲前驅衛侯逐驅奄寗子未備二人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公以叔武歡犬走出武射叔公使殺之元咺出奔事蓋衛侯之殺叔武假手於歡犬華仲前驅衛侯逐驅奄寗子未備二人元咺訟君作脈

之子之盟見爲一元咺耳子字忠懇沁心之天理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

馮云中權是解釋前文却是逆跌後文

犬殺之也夫枕尸而哭卽誅獻犬似殺武非其本心而抑知不然或訴元咺立武突如其來卽信之殺角未見武故殺角殺角卽殺武也斯時獻犬稔知其欲殺武矣咺不廢命武不出奔亦以心本無他久當自白耳至晉人復衞侯武子懼元咺以殺子異心爲宛濮之盟側重居者見此番入國必不追復前嫌武子忠誠既信於平日又動於臨時而羣疑洒然君可安枕而治矣乃衞侯不俟期而入武子以身先之將與之乘畧緩須臾君車疾驅竟出武子之先而叔武就壺於是元咺出奔國人再貳故讀宛濮一段知安人心之難讀末一段知失人心之易然則公之先期入者疑叔武也寧子先者逆知公之忌武恐有他變也公疾驅而行者欲乘叔武之不備也叔武既死歸獄獻犬則公殺叔武傳明言之無待公羊之直指其忌殺也或以叔武儼然與盟爲武罪不知元咺奉叔武以會衞侯之命也晉廢衞侯直以武爲君武辭之不敢當君自同於世子來盟之禮晉人感其誠遂以衞子告諸侯望溪曰使如鄒突之志乎篡則天子臨之方伯命之可泰然立乎其位而書衞侯矣故舊史以子書而夫子因之著其不安於位之實也叉曰叔武所處與公子瑕異立瑕者元咺可固拒也天子臨之方伯命之武固辭則他人卽之矣公羊謂恐他人立衞侯之不得反也此爲得其情實叔武不書蓋衞侯諱之不以告瑕則以討罪告也自盟之後晉卽歸衞侯則咺武有歸君之請可知也晉

惠執於秦征繕以輔孺子宋襄執於楚守國以立目夷未聞殺其子若弟也國事危疑社稷爲重可避嫌遠患不肯以身試乎故踐土之盟不可以責叔武猶睥泄之事不可以疑子西也

周云前篇謂晉能以德攻此又贊其能刑總是竭力贊揚作貶駁者非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狂解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大旆名。繫旒曰旃。掌此二事而不命。僑爲奸軍令。司馬殺之以徇於諸侯。使莽莅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僑代舟之僑也。士會隨武子。士蒍之孫。莊狄虐。憖樂也。憖以入於晉。憖樂也。孔疏兵。欲名諸侯將冬。會于溫。討不服也。按此爲下文討衛許作盲。秋七月丙申。振旅。愷樂也。愷樂也。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授數也。獻徵會討貳。徵名諸侯。楚俘于廟。

結得正大不專指上三事

厚之氣。齊桓猶未替。晉文所存鮮矣。按傳云民服者猶服其殺有罪。若下篇則爲臣執君倫常外矣。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詩大雅文刑三罪。顛頡何以獨載前篇。蓋顛違命在入曹時。則首段違命之誅正映照後段。無入不用命也。若晉楚交鋒。方寫兵力之盛。何處插入亡旗奸命之事。故另作一篇而從前未到者俱收拾於此。引詩以綏四方。正與下篇元亨之訟相對。殺士榮刑。鍼莊子刑及無辜。擅作威福。四方所以不服也。覺晉自城濮之戰。獻俘授馘。受賞策勳。衛自城濮之後。死生罪獄。流離顛沛。兩篇並列。功首罪魁。一覽可見。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杜解爭殺叔武事。

審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

一氣寫來如許聲勢至執衛侯却不言正蓋今長吏有罪晉人不與晉人之執也

大士治獄官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大士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爲士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蓋今長吏有罪晉人不與晉人之執也

先驗吏卒之義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別爲寢室囚室寢子職納橐橐衣囊饘糜也疏云橐以盛衣亦可盛食附注橐以盛饘故曰橐饘寄子處防酖毒故以饋食爲已職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衛公子適

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囚室寢子職納橐橐衣囊饘糜也疏云橐以盛衣亦可盛食附注橐以盛饘故曰橐饘寄子處防酖毒故以饋食爲已職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衛公子適

此討衛也本元咺訟衛侯而曰衛侯與元咺訟猶天王狩于河陽之義先叙爲輔爲坐爲大士復叙殺士榮刖鍼莊子爲士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蓋今長吏有罪晉人不與晉人之執也

子免寧俞執衛侯一似天子之庭大司寇決獄不待六聽八議而生者生死者死忽插歸之於京師一語方知決此獄者爲强國之諸侯也竊生殺之權紊君臣之位其惡與用鄧子同其罪在闔閭樊之上

會於溫來是會也晉侯名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杜解晉侯大合諸侯欲尊事天子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接補正云狩猶幸也非也傳加一且字則此狩自是田獵之謂朝之仲尼曰以臣名君不可以訓子之行也已子不可以訓四也河陽實以屬晉非王狩地按天子狩非其地由晉名之也罪之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王狩地按天子狩不地其名君之闕欲隱也不言晉名獵有常所故河陽非當狩之地矣且明德也明德者明其王之德故隱之也二語寧尊並到

河陽去京師不過百里諸侯駐師於溫至洛朝王豈非東周盛事齊桓初霸秦人未嘗與衣冠之會今既在列同詣京師使西鄰雄長知天澤之嚴何至臨周北門趨乘而過乎乃重耳不明大義慘假不能以道事君徒知率諸侯見天子爲尊王而不知會天子爲不臣故魯史直謂晉侯名

王也夫子以天子自狩爲文一則全天子之尊非諸侯所得會一則諒其尊王之志而深諱其名王之名傳之釋經精矣溫晉之賜邑溫原還周乃後日事若此時則狐溱方爲溫大夫蓋河陽之地有賜晉者有未賜者泛舉河陽亦諱言溫也總衆地曰河陽指一地曰溫本通說

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豎掌通內外者。史。晉使曰以曹爲解。按使之告晉侯曰當復曹以自解免則疾自已也下乃詳言復曹以解免之故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封衛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君文王之子。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私許復曹衛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衛已復故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按隱然見觸怒曹之先君爲禁者然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此討許也以圍許爲主天王下狩陳蔡及鄭久服于楚者畢朝許復不至宜伯主之問罪矣乃合十一國之師許終從楚先儒責諸侯之不用力非也伯主服諸侯禮刑信耳三者無足觀許以爲一旦從晉不爲弦黃之亡則爲曹衛之辱耳是以不服也中段詳敘曹事以釋經不予圍許之義呂氏云桓文先破楚之黨與是故桓先有事於蔡文先有事於曹衛左氏於蔡則曰爲蔡姬故于曹衛則曰觀裸與塊故毛舉細故而二公安攘之烈不章予謂非然也曹衛非大惡晉文原只披楚之黨楚敗則可以復矣況已告絕於楚乎乃衛則欲殺之也曹則與衛同執不與皆復

此以圍許爲主邾以中權議論映合前後爲斷

也其刻酷之心非有夙怨必不至此左氏灼見其故以著其假公濟私之實至齊桓之於蔡姬乃假以爲名使楚人不覺非可以一律論也

或謂衞侯歸國經以殺叔武名之曹伯歸國以行賂名之豈知鄭世子忽衞侯衎其復歸豈亦以殺弟名乎衞成之歸亦以賂何獨曹也夫不責受賂之晉而專責乞命之曹以臣子不得已之苦衷而適貽君父以斥名之辱恐未必然毛西河謂出奔歸國例當書名至何以例稱名竟未之及愚按出奔歸國危疑之際所當愼也故特書名宋眞宗初立時宰相呂端平身殿下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卽此意也否則衞太子至闕下成帝子在民間譎僞曷勝言哉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杜解〕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擊一音計

僖公六

庚寅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補〕介國名今○公至自圍詠○夏六月冷子人晉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秋大雩○冬不雨○公至自圍詠○夏六月冷子人晉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秋大雩○冬不雨

讀左補義卷十二終

讀左補義卷十三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埰 校

僖公六

經 庚寅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杜解介東夷國地葛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按介國今山東膠州西南）○公至自圍許○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魯侯讓盟天子大夫故不言公會〔日抄〕翟泉周地會者既非諸侯不書人而何書未必陰爲護諱如凡例之云按翟泉今古城在河南洛陽縣東北）○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傳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杜解魯縣東南按今山東曲阜

謂不然。凡不協而盟。盟者相與歃血。告於明神。誓無處詐。渝盟則神禍之也。天子盟諸侯於方嶽之下。命諸侯曰相。盟誓耳。即平王東遷七姓從王。王賜以騂旄之盟。亦猶是。非謂天子亦與諸侯歃血也。凡世子王子天子之卿大夫。士皆不與盟。尊王朝也。今列國大夫奉伯主之命。上盟王臣。此春秋所未見。故諱公以王晉文之罪。義在責晉。其餘皆非所及。以書人爲貶者非也。自成以前列國之大夫。皆不以名見。大夫猶未張也。

秋。大雨雹爲災也。

胡傳。雹者。戾氣也。僖公即位日久。公子遂專權。此爲陰脅陽臣侵君之象。

縣東南。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嫌公行不當致饋故曰禮也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按經書蔡人傳無名氏杜以爲微者。非也。蓋人傳闕耳。補注秦伯爵其大夫應班蔡大夫下杜以爲後至。非也。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孔疏鄭無叛晉之狀。此會鄭人不至。故謀伐之。會大國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杜解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按杜所引昭二十三年叔孫婼折邾人之言。蓋周衰禮廢。晉卿創爲卿不會公侯。而可以會伯子男。以遂其虐之私。其實非先王之制也。傳所云者。魯史例耳

天子之卿大夫皆書王人。杜以書王人爲貶。虎非也。或謂周制。天子十二年一巡狩。盟諸侯于方嶽之下。故秋官有司盟之職。珠盤盛耳。玉敦盛血。壇壝主日月方明。祀山川。皆舊典也。是天子猶與諸侯盟。況王子乎。則翟泉之盟。難言犯上矣。予

多一瞬事見一歲再來此等往來無故加之輕重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杜解燕燕禮也好好貨也）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傳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疏云周禮夷隸掌與鳥言鄭元云夷隸征東夷所獲貉隸征北夷國其土俗有知者

經 辛卯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杜解瑕立經年未稱君）衛侯鄭歸于衛○晉人素人圍鄭（按恥圍鄭無功故不以親將告）○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如京師報宰周公（會遇內大夫如京師七如晉二十八皆始於此）

傳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杜解齊晉與國）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醫名酖衛侯食命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甯命視衛侯衣故得知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雙玉曰穀公本與衛同好故爲之請○穀音角）衛侯使賂周歇冶厖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恐元咺北已故賂周冶）厖音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儀母弟不書殺賤也補注傳見雖得請子王非殺咺及儀）觀則不得入經所以不書歸自京師方解志在求入而非以討罪則爲殺其大夫而已儀之死在衛侯未入之先猶稱國殺以罪衛侯知殺叔武舊史所無孔子不能益也適丁歷反）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命受命入廟）及門遇疾而死冶厖歸卿見周歇死而懼宮說傳見武子忠誠到慤切深厚處雖霸主之怒不能改其忠臣何事不成國之怨皆可消釋國有忠臣何事不成）

元咺訟君之罪大矣（咺之訟使變而爲逆臣仲叔武之寃又益之以二弟書曰天子獄吏皆其牙爪耳目武子辭衛侯外絕不與通（孔機事於獄牽之手此中正有深謀）衛成竟同鄭厖

一字不涉元咺而元咺爲武子忠誠到慤切深厚處自見

衛殺言殺者衛而所以致此者皆晉爲之此酖衛侯於周使歸怨於王從魯侯之請欲市恩於魯然襄王於晉文胸中有主請隧不許折其不臣之心釋衛遽許之杜其殺同列之計

特提出無禮於晉非無禮於秦也便伏用間之根汪云生平憤憾趁此傾吐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杜解〕文公亡過且鄭不禮之（鄭今河南縣北）秦軍氾南（氾東氾也接中牟縣南）氾音凡（狐武）

又云隨勢折入單爲秦謀歟君字居然若愛

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燭之武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皆公）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縣城而下）縋丈僞反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謂秦越國以

設得鄭以爲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倍（益也）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行李使人疏云昭十三年傳行理之命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理與李本通用）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謂惠公）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逼秦言晉之速按焦瑕今河南陝州南正補）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言晉秦疆）鄭又欲肆（申也）其西封（西封若不關損也）君不知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爲亂）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鄭穆公）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

董云使子犯之請行則鄭亦有不利但又公新伯秦強實過之不敢犯也一結見圍鄭之謬是全篇

館宿

待命于東晉東界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二子鄭大夫言以立晉人許之穆公所以立

楚師既敗鄭即服晉踐土之盟溫之會兩度伐許鄭皆與焉鄭何嘗叛晉哉楚自城濮之後斂甲不出原未有與鄭爲成之事而翟泉之盟偶一不至即以爲口實而謀伐之春遣將以侵之秋復合二國以圍之蓋討無禮者其實而貳楚者其名也晉文反國即思前怨鄭衛曹三國爲甚于曹則執其君分其田于衛則囚其君殺其臣皆做得盡情而於鄭請盟之後了無餘事因而不嗛於心此舉幸秦以圍勢必如曹衛而後得報其從前無禮此其志也　秦穆溺愛文嬴喜得快壻故納晉侯平晉患戰城濮會踐土于溫于翟泉無役不從晉侯自衛雍策命後威福由已其寵遇于天子得志于諸侯穆皆親見之忌心已不可遏晉侯伐鄭獨與秦脩其實昏姻之好已離也燭之武覘破秦伯之意言亡鄭于秦無益有害其最得力處在行李往來數語蓋秦伯有志東晉主盟中夏東道主三字正中腑肺又以前日之晉一證既啓其雄心又動其夙怨秦伯聞之覺從前無役不從大非爲已之策因與之盟結鄭好也且爲之戍圖中原也自此秦晉交兵七十餘年晉失秦援反增一敵秦師暴骨毒遍生靈非均失策哉末敘鄭公子蘭事不忍與圍宗國晉人不奪其志使之待命於東皆有古人之風焉鄭人逆蘭爲太子而求成于晉可知鄭本服晉此

行殊可不必也此歸結全篇以發明聖經罪晉之義　鄭
穆卽此一事主鄭莊者非穆而誰左氏凡爲人立傳必于
其根本處說起至穆公奔晉之由及所以得國皆于卒時
敘明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昌歜昌蒲菹白熬
形象虎黑熬黍形鹽鹽
歜鬻上聲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
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嘉穀熟稻黍也以
象武也按象德獻功分書之者疏云文也獻謂旌表之也吾何以堪之
天子享諸侯之禮而魯用之享賓此與歌湛露形弓同故
周公言已不敢當而魯之失禮自見杜解既不甚明而孔
疏誤引周官掌客王巡守主國之君供膳百官從者之禮
遂致傳旨全晦不知昌歜卽醯人所謂昌本是也嘉穀形
鹽卽籩人所謂白黑形鹽是也王者祭祀賓客皆用之諸
侯不得僭也　諸侯但朝王所王遂使三公兼冢宰者下
聘覇主兼及與朝之列侯周室陵夷極矣周公爲天子大
臣卿命至魯亦自知其非禮乎齊桓之覇王禁明而王臣
不下聘者六十年晉覇之不如桓也豈一二數哉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隱桓以來王臣聘魯者凡六皆不報聘也周公至而襄仲
往見尊周有人諸侯不敢肆然公不親行非禮也聘周聘
晉皆初事也襄仲兩事兼出傳著一初字于聘晉而周言
將不言初晉重於周也傳蓋體經遂字之義

經　壬辰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牲解卜郊不吉故猶三望猶者可止之辭○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自爲其子成昏）（按前五年伯姬歸其子此又言求婦必六七歲至此闕二十七年則杞已亡）

傳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杜解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按重地名）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於濟盡曹地也（文仲不書請田而已非聘享會同也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或疑晉侯既執其君安得復分其田況魯無功於晉安得分田及魯則取者以兵力取之也非也公羊謂班其所取侵地於諸侯耳莊十八年公追戎至濟西則濟西本魯田而爲曹侵得者傳曰盡曹田言盡所侵魯田歸之豈盡以曹國之田與魯哉晉侯主盟諸侯正小國疆界非以報怨之故亦非以魯有功于晉也或曰城濮之役曹田早畀宋矣不知前此特激楚之怒耳及曹衞復而田亦俱復歸其君而奪其田無是理也卿出必書經不書文仲者趙氏曰晉大夫疆理曹田以分諸侯文仲至分田處受之非以使禮如晉故不書於策濟西比曹北比晉傳必有據矣　傳云分曹田又曰盡之濟西比曹北比晉傳必有據矣　傳云分曹田又曰盡曹田拜曹田正反托經一取字之義張氏曰無王命以正

齊河洲曰乃不郊者萬不獲已之辭也望雖郊之細亦郊之屬魯卜牲與日郊吉凶孔疏將祭必十日之前豫卜四卜郊蓋三卜不得於此則用辛日二月卜三月上旬更一卜乃成為四卜咲氏助云郊皆用辛日二月卜三月上旬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下辛卜三辛皆不吉則不郊卜至四非禮也卜郊卜郊已久而為常祀矣不必卜其宜郊與否而但卜其郊之牲與郊之日也牛卜日曰牲牛既得吉日則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饗龜策望郊之細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社解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必其禮不卜常祀時而卜其牲曰

疆理皆取之不以其道也

一為祈穀之祭在寅月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桓六年傳云啓蟄而郊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是也孟春者夏之正月啓蟄則正月之中氣朱子謂漢太初以前啓蟄為正月中氣故二月初卯即寅月中氣之時乃周之四月也禮惟報反之郊為大記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祈穀亦謂郊者以行於郊耳其重非報反之比董子曰魯郊不于日之至避王室也故魯但僭祈穀之郊而未嘗僭報反之郊咲氏已言之朱子闕宮詩亦舉其說乃雜記引孟獻子謂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不知可以者泛言恆禮不可以證魯用日至之郊明堂位曰孟春魯侯祀帝於郊王氏炎曰此夏之孟春不從鄭註子月之說則魯郊之

爲祈穀明矣而或云宣三年正月郊牛傷不郊猶三望使牛不傷則正月郊矣正月而郊則日至之郊也非也正月但卜牛耳郊特牲帝牛必在滌三月而後用之四月郊則魯既不郊故先時而望遲速任意此宣三年成七年同爲正月當卜牛矣非謂卜牛此月郊亦此月也望行於郊後牛傷不郊而一望於春一望於夏皆失禮之甚也如以卜牛之時即爲郊時何以定十五年牛傷至五月而郊哀元年牛傷至四月而郊乎然則王肅謂魯日至祭天寅月又郊以祈穀馬昭謂魯郊月或用子或用寅皆不足據也

望祭名望而祭之也春秋云三望周禮云四望鄭司農以日月星海爲四望杜預釋左因以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爲三望按書曰望于山川又曰望秩于山川則望祭自主山川無所謂天神也但天子望祭謂之方望五嶽四鎮四瀆無所不遍不拘以四四望之說僅見周禮先儒以爲四類之誤是也公羊謂祭泰山河海其說可從汪氏曰三望者泰山在魯西海在魯東河在魯北也或謂海岱及淮惟徐州徐是魯地有取鄭康成祭海岱淮之說不知河非魯境內故經以僭書以爲可已而不已也若但祭封內山川何庸書　張氏燧曰春秋書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于僖且成王以天子禮賜魯此等大事周史必書之乃三傳國語皆不見公羊傳言魯郊非禮也左傳隱公問羽數于衆仲若成王賜以八佾仲何以不

舉以對泉鼂之盟祝鮀言魯衛所賜繼悉畢備何于最大者反不及子家駒對昭公明言皆僭天子禮若果王賜子家敢面斥之耶非特此也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歜形臨辭不敢受審武子來聘賦湛露彤弓而曰敢干大禮可見魯僭尚未甚久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曾無述王賜以自解者呂氏春秋惠公請郊廟大禮王使止之亦魯自僭（說本陳氏）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杜解）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山西稷山縣西北趙衰爲卿二十七年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今始從原大夫爲新軍帥）曲沃武公受一軍爲晉侯至獻公爲二軍文公城濮之戰作三軍是年冬又增置三行儼然天子六軍矣至此又廢二軍復三軍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邱卜曰三百年（孔疏案史記衛世家及年表衛從此年以後歷十九君積四百二十年衛元君乃遷于野王子角代立秦廢爲庶人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杜解相夏后啓之孫居帝邱享祭也）公命祀相帝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歆猶饗也祀鄫何事矣非衛之罪也（言帝邱久不祀非衛所絕相言相之不享於此久自當祀相）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鬼神三句就相言相之不享二句就帝邱言不可以間就康叔言周三層寫）

至秦始皇徙封元君於野王縣而帝邱始失何止三百年乎此卜爲不驗矣有以左氏爲秦時人者可據此正之

鄭洩駕（杜解鄭大夫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惡公子瑕（文公子）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癸巳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巳丑鄭伯逵卒（文公卒）子穆公○衛人侵狄（杜解報前年狄圍衛秋衛人及狄盟不地者就狄廬帳盟）

冬十有二月巳卯晉侯重耳卒（子襄公驩立）

傳二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於晉晉陽處父（杜解晉大夫）報之晉（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爲和同）楚始通

自僖十九年宋襄圖霸楚始與夏盟其後宜申來獻捷而楚大夫始通中國至晉則絕不與通者至此與楚平以盟主而與叛國交可乎譏譏乎爲向戌交相見之漸矣傳特書之謹世變也　春秋楚與秦皆爲中國患然秦可平而楚必不可平平秦足以禦楚平楚則無王矣文公志驕而怠致有此失後之搆怨于秦而置楚不問使楚得援秦以敝晉皆此平基之也

臭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杜解殯殡棺也曲沃有舊宮地故爲殡棺禮諸侯五日而殯據經文公以巳卯卒下棺于西序亦下棺于而明日即殯者以曲沃路遠故早行耳）殡彼驗反○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鳴聲○卜偃呼曰○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下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杞子告秦使讀者看大夫似捕役高踞坐觀而卜偃已了然）

逐方造謀行詐賊入手而後者隨之無一得脫若但
賞其東西南北小小映照猶未足以盡其奇妙孫兵謂此陵人下廉矣
寨叔先見如有下陵先見相隨知發之士正相反敵以深罪秦穆

門之管也。秦起。而不在晉。穆公訪諸
寨叔。秦大夫。寨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公辭焉。其言名孟明。視西乞。術之無乃不可乎。接遠主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得。脫若但行千里。其誰不知。晉亦知之。不特鄭

據一以感動秦伯使止三帥之行一則明告三帥侵鄭不利或可歛兵而歸也秦師遂東在三帥自是與會踴躍在蹇叔心目中已注殽尸

經 甲午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杜解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補正及者疎夷狄之辭癸巳接以大夫將告故書人接鄰地當在取訾婁濟寧州界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

今山西太谷縣東南有箕城○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

內寢也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萬氏隨筆經傳所書月日杜以爲長歷推校吉經誤傳誤甚不然之獨此經吉誤不可謂非文元年書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此二日也從癸亥逆推正月朔月分大小非王辰則癸巳乙巳距壬辰癸巳四十八日則在十一月明矣此以經證經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此洪範所謂恒燠者也實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補正九月十月之交草木黃落之日而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此洪範所謂恒燠者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杜解王城北門）左右免胄而下（免胄兜鍪）趨而進（兵車）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門不下疏云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者在左無大將則射者左御在中也）子門不

接吳師來（馬云綴王孫數語爲檄師辭客作引）

董云春秋之商人屢多賢者

王孫知其必敗而不知其謀鄭乃以滅滑聞似料其敢反秦凱而旋一起一結

卷甲束兵（趙乘示輕則寡謀）無勇（輕遣政反）

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林解以輕先重故獻牛而以四韋先厚敝也）猶行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久居則具一日之積芻米薪菜）也且使遽（傳車）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視秦三大夫之舍）則束載厲兵

反射而下篇秣馬矣嚴兵待秦師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豕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皆囿名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以爲行資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若何使秦戍自取麋鹿以爲行資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若何令敝邑得閒暇若何猶如何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此篇應蹇叔諫師一段妙在全不見晉入動靜下篇以原軫曰突起有勢

此爲入滑傳事屬兵秣馬以上所謂鄭必知之也奔宋以上所謂遠主備之也孟明曰以下所謂必有悖心也一似爲蹇叔之言字字證而以北門趁乘起何也曰亦寫蹇叔也三帥如憶蹇叔臨行一哭自當分外持重雖伐鄭無功何至二陵暴骨乃悉雖自由無有天王何況盟主遂貽笑於孺子之王孫由其狎侮老成之蹇叔鄭知秦師由弦高告之是用明寫故視客辭客客奔字字著實卜偃知有秦師是用暗寫故卜偃何以知之並不提明然其暗寫處却用明說云有西師云擊之大捷絶不作一令糊語蓋不如是不足以一諸大夫之心其明寫處却用暗說弦高犒師並不說其襲鄭皇武辭客並不指其內應使之自會不如是安能談笑而使之奔也

此篇應蹇叔哭師一段以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

勞送去曰贈賄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敏審當於事

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爲公如齊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杜解與也我也拔見先軫杜解迎來曰郊幸事防

秦違蹇叔起備故諜得最真

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補正）滑晉之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言秦以無禮加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施不足顧言不可死君乎故忘秦施先軫曰遂字違字極寫急極迅速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後遂常以爲俗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記禮所由變文嬴所妻夫人襄公嫡母請三帥孟明等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也猶卒而忽生枝節關後半彭衙王官及翳西戎事唐云戰勝後要葬文公故

三帥尚未發落即被文嬴乘機釋之此暫字之義也

免諸國墮毀也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許規反

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

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釁鼓臣釁鼓殺人以血塗鼓也

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伐晉

秦伯素服郊次待之鄉師而哭

以違蹇叔結在云素服與墨縗應嚮師而哭與哭子哭師應末拖一筆弔動後文

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按爾雅替止也言且吾不以一眚過也掩大德

此釋經敗殽之義歸重蹇叔以深罪秦伯也故以違蹇叔起以違蹇叔結

秦伯有爭覇之心杞子戍鄭爲規取東南之計猶楚申叔戍穀之謀也然東距於晉動見掣肘至晉文已卒謂襄公在掌握中一軍取鄭東諸侯皆可長驅

蹇叔之謀所以不用也孟明恃勇貪功之徒過周趙乘見其無王無故滅滑見其不義三年拜賜見秦穆構怨殃民皆由此輩慫恿此秦之所謂良臣孟子之所謂民賊苟非殽之敗將觀兵問鼎何獨楚旅哉故文之霸在殽繼霸在殽滑爲文王之後齊桓時同盟於幽後鄭嘗入滑蓋近鄭而隣於晉者秦滅之而盟主不問則霸業荒矣故敗之是也卽綽墨將事亦是也而吾爲先軫咎者以其處之之道未能盡善也滑兄弟之國秦不得而入之晉亦不得而有之也齊桓之存三亡國義聲震於天下乃秦入之晉有之是滅滑者不在秦而在晉矣惡足以服秦穆之心哉夫伐秦師公義也報秦施私恩也公義既伸則亦當憶其私恩禮三帥而歸之子以文告如後呂相所謂懼社稷之隕而願赦罪於穆公者行諸實事夫何待文嬴之請也夫秦嘗獲惠公矣穆姬登臺履薪而惠公卒歸嬴之請夫亦有自也且先軫誤矣楚吾寇讎也秦吾昏姻也昏姻而及此吾之不幸也既敗秦師而猶視爲寇讎不至七十年兵連禍結而不止也吾視爲寇讎楚轉爲昏姻以謀我而晉卒爲楚弱謀及子孫者顧如是乎迨不顧而唾自討而殉雖曰補過更爲吾君失一良佐矣先軫曰數世之患吾於先軫亦云　殽之敗公穀云匹馬隻輪無反者而傳於前篇曰余收爾骨焉下取王官曰封殽尸而已必不以全軍覆沒等

語輕入簡編一則恐啓嗜殺一則不忍形容也

狄侵齊因晉喪也（呂說文公死來侵春秋若非伯主時復整頓如何成中國）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杜解在二年）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

因晉喪也一語爲兩傳主腦傳若曰魯猶狄也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狄別種也）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唾）而無討（言其有初曰季胥臣使過冀於人）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元首面如生）狄人歸其元（晉邑按今山西河津縣東有冀亭）見冀缺搏（勦也）其妻饁（野饋曰饁）之敬相待如賓（如見大賓）承事如祭（常謹敬也）仁之則也（此爲敗狄傳以先軫爲主帝叙且居冀種事明寫當侯郤缺之復已暗寫）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

是哉　文襄之用郤缺有齊桓舍射鉤之風焉然鮑叔於管子信之平生而肯臣於郤缺得於俄頃較勝一籌矣當是時勳舊才望之臣衆矣而中軍之將獨使且居襲職非有薦剡出自心裁後生新進遂躐居子犯子餘之上而子餘且爲其佐是狐趙之公爾忘私正與高國同先軫大功偉節凜凜生氣與欲弒晉侯者不啻天淵之隔而二子皆賢均爲簡用君無成心國無異議此其所以相繼而世霸也　狄之强甚矣中原無不受毒自邢衛黎之滅且助叔帶以伐天王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身與其難桓文不能加以一矢也今乘晉告喪有秦師遂伐晉至箕箕晉地也而晉侯率師大敗之其後狄遂惴惴震讋此一役也紹桓文之業而有功於天下者大也傳故方表先軫郤缺之功以發明聖經節取是戰之義書人不以親將告也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卽安也（小寢夫人燕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

僖公魯之賢君而功過相半其善之大者莫如脩閟宮興學校整軍伍脩馬政重農務本而輔霸主次之不善之大者莫如僭郊禘乞師荆楚導之以伐齊宋而殘虐小國基三家之禍次之乃不善者經悉書於策而善不之載是但紀先君之過而盡沒先君之善豈聖人之義法哉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者繼雅頌而起者也聖人刪詩存

魯頌僖公諸善政無不繼悉畢載有其過之無不及也故諸事皆不必書卽僭郊禘亦未嘗書始郊禘也其書者因事變而紀之耳然則先君之過未嘗不諱而先君之善夫豈忍沒之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襄公繼霸敗秦敗狄復伐許以威楚許自是不貳晉文可謂有子矣書人君不親將也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杜解三十一年瑕奔楚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傾覆池水中）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殺瑕以獻鄭伯）文夫人歛而葬之鄆城之下（鄭文公夫人也傳言穆公所以遂有

國鄆城古鄆國按今河南密縣東北鄆古外反

瑕以楚師求國令尹乘勝至鄭不難唾手得也乃博得一坏乾土可爲千古炯鑒以視不忍伐宗國之子蘭相去霄壤瑕禽而蘭享國於此見之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水名音雖）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辟楚使渡成陳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紓（緩也）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師久乃駕爲老）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己故譖之）

夾泜而軍彼此各不敢渡師老財匱皆非所利處父實畏

主意在此

竟若爲處父出力

楚師故與之相要而楚不敢竟渡鴈以待者示以欲薄之形使其必出於紓我一策豈知楚師竟退即硬坐以逆之名此臾瑣之計令人賤惡慘偃所不爲也　侵蔡之役經何以不書蓋晉旣無功楚未得志未嘗來告魯史不得而詳也

葬僖公緩（杜解）公實今年十一月薨文元年四月乃葬故曰緩作主非禮也（附注）父母之喪哭無時旣虞乃卒哭謂卒此無時之哭而已杜云免喪故曰卒哭非也劉炫云諸侯五月而葬葬後卽虞虞七虞之後卽日爲卒哭之祭卒哭之明日以主祔廟烝嘗禘于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讀禮通考祔練祥禫之祭特祀死者於主至除喪之後乃始遷主於新廟而行烝嘗禘於廟爾其所謂廟乃喪畢遷主之新廟也按此述魯史相傳之例其實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非三年喪畢之祭也且禘於太祖之廟非禘於新廟也左氏以經有吉禘莊公之文據魯禘言之耳

杜預欲伸其天子無三年之說謂卒哭之後四時常祭如舊此與王制喪三年不祭小記喪者不祭曾子問兩言緦不祭論語三年不爲禮樂無不相戾其謬夫人知之矣其云新死之神祔之于祖而木主特用喪禮祭於寢此本服虔鄭康成之說先儒多從之讀禮通考言之甚詳然終不如萬氏之以經證經也大意謂祔廟後始遷主於寢傳言特祭於寢可矣何以言主主已祔廟言主則在廟中可知也且反寢爲禮之大節士虞記自虞至禫無不縷述而獨無遷寢之文又檀弓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亦以既祔以後親日以遠周之遵不如殷之紾也若主仍反寢則孔子何必善殷又曾子問已葬而世子生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於禰三月乃名於禰云已葬虞祔之後也禰祔廟也主祔乎祖即將來之禰廟故云告於禰若主猶在寢當云告於寢耳安得言禰乎朱子從鄭說謂主反於寢猶日主食以展孝思夫上食不徹几筵乃殯宮朝夕之奠反哭之後不奠矣主猶在寢得毋褻乎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傳曰周人以訓事神若反寢而朝夕上食仍以人道事之非以神道矣孔氏謂卒哭則不復饋食是也公羊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栗主藏主也何休謂期年練祭

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蓋惟虞主在廟故埋之於廟中之兩階練主亦在廟故祭畢而藏於廟之西壁皆廟中也非寢也故未葬有反哭於寢之禮祔廟無反主於寢之事此皆以經釋經也然謂當祔練時即遷廟亦未盡合陳氏曰祔者附也言祔祭於祖也士虞記曰隮祔爾於皇祖某甫明日以其班祔又有兩告之文是祔主時祖主未遷之明證也則廟猶祖廟而非新死者之廟新主既不可與祖並居又不可旁列以失其尊當別爲一室以奉祔主期年易以練主皆在廟中若後世之同堂異室者其自故處而遷于新廟則既禫之後也遷廟必於既禫之後者祔祭之後有大小祥禫三祭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

冠服雖趨於吉而未純乎吉禫後則純乎吉也故賈逵服虔范甯呂與叔謂三年喪畢而後遷廟也是杜云三年遷廟皆同於吉其說之可從者也

讀左補義卷十三終

讀左補義卷十四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埴 校

文公一 孔疏名興僖公之子夫人聲姜所生以襄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經 乙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杜解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叔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七月而葬緩○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得臣叔孫僖伯之孫○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衛邑按今直隸開州北有古戚城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成王弒子穆王商臣立憂倫反

敖得祂於魯者以二子故也叔服已灼見其異日矣

○公孫敖如齊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杜解魯大夫慶父子聞其能祀供養者也收子葬子身也難乃多反穀也豐下方）○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文伯也食子惠叔也收子奉祭祀也）必有後於魯國（爲八年敖奔莒傳）○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杜解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首暮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愆過）舉正於中民則不惑（四時無悖事則得所則不悖）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無疑惑）

一歲三百六十日○有奇也○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是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是爲朔虛以氣盈朔虛之

餘日○積而成閏○所以消其盈而息其虛也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閏月有節氣無中氣閏月之前中氣在晦閏月之後中氣在朔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爲閏然則隨斗所指兩辰之間即以爲閏月不必定歸於十有二月也春秋時歷法尚疎不論中氣有無但積其餘日至二年強半之後輒歸之於歲終十有二月置閏故凡經傳之文言閏不言月者言閏則歲之終可知也今置閏在三月或者在兩辰之間乎然非當時歷法故史以爲非禮○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杜解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孤見知僖公未年傳宜在此下）

經書衛人伐晉可知諸儒謂伐盟主之說是也

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杜解）衛毛伯字經筌莊元年錫桓公命命以策也是没而追命之此年即位畢以士服見天子錫命之儀是也叔孫得臣如周拜謝賜命歸是也

在喪非錫命之時未朝無錫命之禮然則公將奈何遣得臣往拜辭服闋以士服見受命而歸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杜解）衛大夫侵鄭伐緜訾及匡。按今河南扶溝縣西有匡城晉襄公既祥而小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按傳見書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今不朝王是效衛致禍時王在溫故勸之且子餘反

溫先且居晉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

獲孫昭子。衛大夫食戚邑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見伐求和不競大甚故使報伐示已力足以距晉林解辭之謂我爲衛謝晉求和衛孔達帥師伐晉

結右包括全局

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按古者事機未明則往謀於人於謀但言衛成遠謀之不必而陳共畫策之不臧可見若今日時勢惟權力相尚何待天下諸侯無朝王者晉一行之。欲以此服諸侯。當來告而經創之何也傳曰晉侯祥。則三年之喪未終非介圭入覲之時東萊又以伐衛而行朝王非其本意然此猶非聖人所深求也傳曰朝王於溫。溫者晉之賜邑在南陽之內去王都百里杜註云時王在溫。蓋晉侯新立王欲結歡於晉聞其至南陽而欲親勞之故臨其賜邑也襄踵乃父之故習不朝王於京師而朝於溫不得爲朝王矣君子以爲古蓋發明聖人交罪晉衛之義周初盛時諸侯行朝禮於天子晉衛皆侯爵無相朝者今則盟主是崇矣

踰時不朝伐其與國非取禍之道乎一則譏晉襄全昧古道而刻以求人一則譏衛成不識時宜而遽欲反古也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晉取衛田正其疆界）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杜解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立也）恒在少者（且是人也鑿目而豺聲忍人也（能忍行不義）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商臣庶弟）而黜大子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成王妹嫁於江江氏以收而勿敬也）而從之江芊怒曰呼（發聲也）好賀反役夫（賤稱）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問能事君職不能事君謂弒）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

周云楚成有七失宗祉大計欲付之忍人失一不聽忠言失二鴻其言使讒死失三又欲廢立失四以申主望之忍人失五使江芊得與聞失六以潘崇爲商臣師失七

太子宮甲（僖二十八年王以宮甲圍成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此宮甲東宮卒從子玉蓋取此宮甲）蹯弗聽（聽其忍甚未言其忍甚）丁未王縊（縊音煩疏云禮葬乃加謚桓譚以爲自縊而死其目未合尸冷乃瞑非由謚之善惡也亂而不損曰靈安民立政曰成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宰與潘崇（孔疏以所居室內財物僕妾與之）使爲大師（宮衛之官列掌環列之尹（兵而環王宮）

忍人二字一篇主腦（通篇描寫忍人刻酷子上爲令尹商臣雖忍猶不敢動於惡（固先諸殺之）殺子上之故於此補出後此滅江之故於此伏根商臣弒父自立而史官直以名告諸侯想見當時史筆之直（望溪以爲史官得之傳聞而書非也書人書國豈必無傳聞克惡如齊崔杼殺二太史卒以名告不可謂楚無良史也且商臣以宮甲圍

汪云短音促（館寫凶人爲悖逆事聲情俱出）

厌道茫茫

列國聘問往來不以兵革殘民故史以爲禮而他無論焉衰世之事也

父衆目皆見何嘗知諱若子圉之弒糜竟以疾卒赴矣

穆伯莊解公孫敖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補注）傳言凡君亦指當時之事耳非謂周制則然以左氏合周禮邦交乃康成之失謂傳例爲周公之法自杜氏之謬古者吉凶不相干故三年之喪不祭何聘問之有

殺之役（莊解在僖三十三年）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大雅曰大風有隧（隧徑）貪人敗類芮伯刺厲王言貪人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徑聽言則對（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如醉言聞之若醉得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答對匪用其良覆反也俾使也我悖反使我爲悖亂是貪故也孤之過孤之罪以見其受過之勇此則是貪故又曰孤實貪直自執其受病之根已有悔過之意而卒不能自克致有彭衙之師則孟明之不能將順其美而兵敗恩報也

彭衙傳

經　丙申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范甯曰彭衙秦地（按今陝西白水縣東北方解）書人者大夫將也若赴告稱師而不及主兵者則莫辨其爲君爲大夫故莊解主者殺人以柏周人以（三月）師也　○丁丑作僖公主（莊解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

乙巳及晉處父盟（不地者盟晉都）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鄭地今河南滎澤縣東北）甘盟始此　○秋八月大雩（外大夫列

數語可作秦誓一篇讀

諸侯會。白。○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是爲災
士穀始不書早五○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禘也躋升也疏云僖閔之
庶兄繼閔而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毛傳〕大事吉禘也
三年喪畢則致新死之主於太廟合羣主而祭之本謂之祫
其又名禘者以禘視昭穆故也但禘須禫後一月在二十
七月之後今僖喪至此祗二十二月而遽行大事非禮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禮也僖公喪終
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士昏六禮其一納采納徵
始有元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其禮與士禮不同蓋公爲
大子時已行昏禮也

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
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杜解〕代卻溱居甘處其下此見趙衰一意爲國
王官無地御戎〔代〕梁弘御戎〔宏〕梁狐鞫居續簡伯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
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戰於殽拜君賜故嘲之

此篇驟讀之似以末節爲王乃孟明脩德轉敗爲功之由不知此特寿涯秦也

殽之戰悔悟深切宜懼而增德寢兵息民又爲彭衙之報孟明道之也故首二句已歸罪孟明

狼瞫死而戮勝正與孟明

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
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
遂以爲右○箕之役〔在僖三十三年〕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呼冰反瞫音審〕故反
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
難○欲共殺先軫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周志周書也明堂祖〕
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疏云鄭氏謂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處杜不從〔解注〕周志今見逸周書大匡
解○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國川〕吾以勇求右○無勇
而黜亦其所也○死而不義○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
以其屬〔兵〕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按玩既陳二字則秦已列〕
見黜而台宜則吾不得復言上不我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
知按七字可平千古不自量之氣○陣或謂晉師以
詐掩取者謬矣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小雅曰君子如怒

敗而偷生反照

猶用孟明猶言文王赫然奮怒欲報怨也

孟明脩政厚施志在於戰成子懼不與敵志在於守見晉自有人料其積銳再來早立身於不敗也首尾離貳一氣

亂庶遄沮。言君子之怒必以止亂遄疾也沮止也大雅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則整師旅以討亂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脩政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衰言於諸大夫曰。

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大雅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言念其祖考則宜脩其德以顯之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為明年秦人伐晉傳

此敘彭衙事首段是敗秦師中段敗秦師之由末段保勝之策傳固深罪秦穆也於拜賜之師下忽插入戰於殽追叙囚呼一段固見晉褒之忍然死者暴骨於二陵生者手刃於狼瞫穆之棄民其罪難逭至此又敗其死亡猶之殺也合千萬生靈之命僅以供一拜賜舊鬼煩冤新鬼哭何

秦民之不幸乎末述趙成子善保其民正是反形殘民之秦穆胡傳以晉不告天子及方伯故書及以罪晉恐無此義法及猶與也非晉及則敗晉秦及則敗秦也狼瞫一死而晉師大捷可謂死而有功假如縛之來縱之去而復來敗而又去使敵國粲然曰此拜賜之師直愧死矣寫狼瞫之善怒正形秦師之無恥

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過葬十月故曰不時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休解討公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休解使大夫盟公欲以恥辱魯公魯人恥之杜解卽位不朝也經書三月乙巳經傳必有誤書曰及猶損也按晉以非禮盟公魯以損其恥發微不書公以損其恥不書公不與晉處父盟以厭之也厭猶損故不書處父敵公也厭于涉反適晉不書諱之也按公出不書反不致恥之故諱之

侯是覇主無諸侯也

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杜解〕僖應在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

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既爲兄。死時年又長。故鬼。先大後小。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又以僖公順也。躋聖賢明也。爲聖賢。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齊肅故禹不先鯀。〔父〕禹湯不先契。〔世祖〕湯十三文武不先不窋。后稷子。宋祖帝乙。〔父〕微子鄭祖厲王。〔鄭桓公父〕猶上祖也。〔二國不以帝乙差〕皇美后帝。〔天皇祖后稷上天〕皇祖也。〔先稱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詩邶風也衛女歸而不得。故親而先帝也。詩頌僖公郊祭。君子曰。禮謂其后稷。上天。配以后稷。

叙事中插史法

二年受一命之服。按堪其事者史謂出盟諸侯受命。故貴而書名氏。非聖人以爲堪其事也。

晉討衛故也。〔討元年衛人代晉〕書士穀堪其事也。〔晉司空非卿也。補注士穀非卿。見成十六年。〕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祖解〕爲子盟于垂隴。

公未歸而內大夫出會是大夫無諸侯也。以大夫主盟諸侯是覇主無諸侯也

方望溪曰。屈完之盟。諸侯以爲功。則書其氏。處父之盟。魯人以爲恥。則削其氏。以此知爲舊史之文。不可以義求之也。或云。若書晉人不足以顯大夫之專。必去族乃見處父之惡。不知傳云。晉人使陽處父盟公。則君主之也。獨罪處父乎。晉人不顧公之喪而脅之使朝。公劫於威。釋服以往。又以處父盟公辱之。宜魯人深以爲恥也。

一逆字發明。躋字已盡。弗忌一段追原逆祀之由。中間議論騰翻。正發明其不稱不明所爲逆也。非禮之禮。又語極恍惚。何足動君子之聽。隱含一縱字。父指閔子。指宮。知律反。僖言僖不可先閔上。祖祖字指閔言。閔不可降于僖。

閔爲祖僖爲父截然不踰而爲弗忌所蒙故以天祖姑姊人所易曉者喻之

文仲六罪蔽賢爲先能用賢則逆祀不作辜政無聞聖人所以深罪之也

閔致問於姑姊而先姑也僖親文公父夏父弗忌欲阿時君先其所親故傳以此二詩深責其意按此破其先大後小

者三下展禽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謂以禁絕未遊而廢之補正家語作置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販賣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故爲不仁言其與民爭利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有縱逆祀聽夏父弗忌之非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居三不知也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文仲以爲神命國人祀之

魯秉禮之國忽爲逆祀父子祖孫之大倫澌滅矣傳引禹湯文武引頌引詩三引君子層層批駁而結以仲尼之斷皆發明經文躋字之義也然躋僖之祀有縱之使躋者孰縱之文仲縱之也斯時執政者爲公子遂爲季孫有父主其事者爲夏父弗忌而獨罪文仲何也文仲爲立言不朽之君子篇中引證典故夫豈肆業而忘之而竟爲小人所惑則餘子何誅焉通篇未嘗提出文仲至夫子斥爲縱逆祀覺字字刺著文仲且將文仲一生罪案托出千載下使窮位者無可容身弗忌意在迎合時君而文仲以爲新鬼果大而舊鬼果小也故與居蔡祀爰居同一可鄙若謂仲亦弗忌之心宜不至此故夫子不以爲不仁而譏其不知也

賈公彥曰文二年躋僖公謂以惠公爲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升僖公於閔公上高抑崇曰凡人君以兄弟爲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爲

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者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之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人民土地則歸之已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爲登所以重受國之意也

徐氏讀禮通考云公羊謂先禰而後祖穀梁謂先親而後祖是明指閔公爲祖僖公爲父矣左氏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其義亦然而杜預范甯孔頴達諸家皆不明其義何休楊士勛得之而亦未盡惟賈公彥家人掌公墓之疏最得三傳之意蓋僖雖閔之庶兄而既承其統則降而爲子矣閔雖文之從父而既子乎僖則尊而爲祖矣王侯之家臣子一例當其生也既可以諸父兄弟爲臣則其死也豈不可以諸父兄弟爲子故弟而繼兄之統弟即子也即兄而繼弟之統兄亦子也今文公躋僖於閔上是躋禰於祖上矣若如杜范諸子之解與三傳祖禰之義不相刺謬哉

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說本孔疏然考之春秋則兄弟自異昭穆隱桓兄弟也如兄弟同爲一廟丹楹刻桷何獨桓宮則桓雖弒而居隱於禰也閔僖不分祖禰則僖何以爲閔服三年之喪是僖雖兄而自安於子也說者泥大事太廟一語遂謂閔僖同班不過合食時升僖主於閔主之上耳是昭穆原未嘗紊則國語載魯有司何爲責弗忌以非昭穆也蓋大事太廟之後僖主歸祖閔主歸禰紊君臣之分亂父子之經其悖逆莫大於此故曰逆祀也或又慮

兄弟而降爲子則諸弟諸孫當並降而廟中子姓之前後亂矣曰所降者止繼統者耳僖爲閔嗣文爲僖子文之諸弟諸子仍以其班爲次而不得視繼統者爲升降蓋族人不以其戚戚君也然則夫子何以正名責衞乎曰此與衞輒之一本相承者不同輒雖爲君不得加於其父蒯聵爲輒父自當繼靈爲君輒禰其祖是棄其父也僖雖爲兄不得加於其君閔爲僖君即可以爲僖父僖躐其君是滅其父也或又以爲兄弟異昭穆則齊之孝昭懿惠爲四世衞之懿戴文公爲三世而齊頃不得祭祖衞成不祭曾祖矣曰此本徐邈兄弟六人爲君之說而劉公是駁之者也禮有所極義有所斷爲之後者爲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爲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如非六人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即如此言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上繼先君而五君終爲無後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哉王者上承天命諸侯上承天子與士大夫不同心無窮而義有所止崑山逼考本之儒先其說爲甚允也

或有謂洩父未立而桓王嗣若桓王之崩仍居孫之昭則洩父未嘗爲君似未可入廟若居穆廟則禰其祖矣又何誅乎衞出公此議禮者一大公案按太甲爲湯孫而伊訓曰祗見厥祖又曰明言烈祖之德何嘗以湯爲考而奉於禰廟也蓋當時桓王宜奉洩父於禰廟春秋毋以子貴之

說卽從此起不然以祖爲禰是無祖無父也而虛其禰廟亦有祖無父也雖桓王繼世爲君不同開朔然洩父儼然平王太子宜有天下固非宋濮王明與獻本爲支子不得妄承大統者比也以洩父入禰廟豈非天理人情之至哉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彭衙秦地觀前年秦師伐晉晉侯邀於彭衙列陳與戰大敗之今年晉伐秦至彭衙設使秦師邀擊何至二邑見取而堅壁不出恣其遁欲而去明年秦取王官及郩晉師亦不出蓋秦伯有以感其心也不以克捷制勝爲能此卽悔心之萌轉暴爲仁之機而晉之尋讎不已可知矣故傳節取之又云史官尊秦伯而書人不知自宣以前大夫將皆稱人也傳失之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卽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社解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於外內是遣卿申好舅甥之國脩禮以昏姻也元妃嫡夫人奉粢盛共祭祀

據萬氏考訂僖薨實在三十三年十一月至此已二十二月矣檀弓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又曰踰月則其善也此左氏以爲禮之說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此公羊譏同喪娶之說也黃若晦曰若納幣在十一月以前爲喪娶十二月則不今經繫於冬時之下不

明其爲何月知聖人之所惡不在於喪娶矣何以書趙子曰婚禮不當使公族遠嫌也又納幣速而逆婦在四年之夏納幣以卿而逆婦則以微者由敬嬴內嬖襄仲同惡必有邪說以蠱其君心故於出姜獨薄傳言娶元妃奉粢盛爲禮之始正明後此之非禮也

經　丁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伐沈沈潰（接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此始沈國今河南汝陽縣東南沈音審）夏五月王子虎卒（杜解不書爵者天王赴也林解）秦人伐晉（接晉人恥不出王卿不卒惟王子虎劉卷書以大夫告）秋楚人圍江（程義自城濮後楚不敢侵伐晉襄不能討楚人弒逆故楚輕中國而圍江以試之）雨螽于宋（自上而隋有似於雨來告故書）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接此書公如晉之始）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林解晉大夫

夫書帥師於是始（私考）書救江見伐非討賊

傳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杜解潰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也國君輕走與匹夫逃竄無異之象也）是以在衆曰潰在上曰逃（通說商臣弒父晉不討滔天之罪舍其大而議其細何益于成敗）晉滅楚與國之沈而明年楚即滅晉與國之江晉不能有也

衞侯如陳拜晉成也（二年陳侯爲晉成故）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補注傳言同盟指當時諸侯會盟而言王子虎踐土翟泉實盟諸侯及赴弔用諸侯同盟例杜解經書五月又不書日從赴鄭夾漈曰襄王有叔帶之難諱諸侯寧王室文公之略也）

覇者撫綏諸侯中外輯睦拜唁往來亦衰世之禮也

寫出氣馭

秦伯假脫手傳故作鋪張褒之也非褒其功褒其自以爲功而止戈也

周云收骨之言始酬快也何如痛也何如用孟明也覺最有力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解示取王官及郊必死也）取王官及郊。按王官晉地今山西臨晉縣東南有古王官城郊當爲晉人不出遂自芟津濟封殽尸而還。按芟津今臨晉平陽間小邑。在山西平陸縣南封埋藏之。遂覇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與人之壹也。壹無二心也孟明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其善之臣也。子桑公孫枝詩曰于以采藻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以其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詩大雅美仲山甫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有焉。詩遺也燕安也翼成也詩言子桑有舉善之謀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子孫有舉善之謀及彭衙于晉不與較也濟河焚舟脇晉以必死之心取王官及郊適符前予示晉以易從之勢晉兵不出秦氛西旋連年伐晉之舉遂於此結局傳云遂覇西戎據其後曰且以見其無心東略也于是從前嚮師之哭破涕爲笑炫耀張皇若已敗晉師者然蓋深有感於蹇叔之言而有釋兵保民之心焉其歸功孟明并歸功子桑者乃穆公告國人及誇西戎鄰國耳全神則在求賢保國不在佗佗之勇夫也自此晉侯伐秦而不禦不報斯真能改過矣書錄秦誓大其改過也傳體聖人厭兵之義而贊歎淫泆亦以其能改也仝謝山曰宜從史記秦誓作於封殽尸之後聖人取之正以其閉關息民不與晉較也

秋雨龕子宋隊而死也（龕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

公羊云何以書記異也正與左合杜註隊而死不爲災也故不書宋災穀梁曰茅茨盡矣徐邈曰不稼盡矣又食屋之茅茨甚之也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陳傳併入下文書）冬晉以江故告于周（杜解欲假天子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卿士王叔文公之子桓公不書示威名不親伐疏云王叔文公不知何王之子字叔遂以叔爲氏猶衛之公叔氏也王叔陳生是楚大夫伐江之帥）而還（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

先儒謂救江遣大夫明年伐秦則君親將比事以觀責襄重于報怨而輕于救患襄不能辭也若胡傳罪襄不能合諸侯以救江不知江偪于楚非鄭宋之比安能曠日待諸侯之集又云秦甲出武關時秦方與晉爲敵其能遽出耶

孫氏責其不急救江而先伐楚不知伐楚正救江也不然子朱安能解圍江之師耶趙氏謂江滅于明年秋則江之圍期歲矣不知楚之伐江正如泰山壓卵江能守之一歲耶吳氏謂揚言伐楚救江而無其實經書伐楚以救江知其有救江之實矣夫楚之滅黃齊桓不能救而襄能致討攻其方城子朱旋師自救知江圍之已解也安得謂無功于江耶至明年楚復滅江而晉不能救斯則其罪安得以明年之不救謂今年之非救耶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公如晉（杜解改二年之盟處父主之）及晉侯盟（公降拜）謝其以公比君子也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

一懼字伏後三業字

只以賦詩結樂字

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接禮君降階再拜君辭之乃升成拜燕臣臣將拜而晉侯亦降階辭公乃俱升成拜公賦嘉樂詩大雅義取其顯顯令德

前及處父盟諱不書公而此如晉及晉侯盟復至之者見晉襄之能改過也傳述其賓主辭讓彼此賦詩禮其無禮卒歸于禮以發明于晉侯之義

經 戊戌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杜解稱婦有姑之辭〕○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僖公母風姓也赴同尉姑故稱夫史之文而不革可解先儒改爲稱人之蔽人〔方解薨稱夫人葬稱小君仍舊解〕

傳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杜解二年衛孫

孔達以說晉陳傳夏衛侯如晉拜謝歸孔達終元年伐晉傳

傳亦嘉晉襄之能改過也不告故不書垂隴之盟魯衛受成魯既改盟衛亦釋憾孔達既歸衛侯拜嘉與魯之賦詩燕好相照

晉伯如晉會正〔杜解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

周官宰夫職歲終令羣吏正歲會月終令正月要〔註云正定也會正者一歲定額以爲貢賦自齊桓官受方物使自貢于天子晉文繼霸則斂于列國而代之貢故諸侯于歲終皆朝晉會正舉曹者見小國皆然曹獨於春有他故也〕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杜解禮諸侯有故則使卿逆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爲國人所敬信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信也

馮云此當是因後斷前與他處讀作訐論者不同

聘而賤逆之。公子遂納幣也。君小君也。而卑之。是貴聘也。內主也。不以夫人禮逆也。而廢之。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音堅。棄信而壞其主。壞音怪。詩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祿。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春秋逆夫人。惟此年最略。胡傳謂譏同于喪昏則宣公之昏更速何以書之特詳。公羊以不稱夫人爲娶大夫女何以魯公之女亦適大夫而書。於策穀梁以書婦姜似成婦而歸謂公成禮于齊。故諱公然宣公滅公亦稱婦姜未嘗成禮于齊罪莫大于娶仇人之女莊公親逆哀姜未嘗諱公也。如果公自逆而成禮于齊較之莊公抑有間矣而獨諱公乎。細按之當以左氏爲正蓋不以卿逆白卑共配故不書夫人也。何以不書逆女書逆女則當書婦姜至矣不親迎于館。不告廟。不可以書至也。故于其始逆之時。即據其至之稱曰逆婦姜于齊。以明其簡禮之甚也。婦者對姑而言。如杞伯姬來求婦之類。非既婚而後謂之婦。姑在稱婦文宣成三公皆奉母命行之。故皆云婦姜也。文公凡事諉于襄仲而仲與嬴氏比。時宣公長矣。故卑其小君而欲廢之。其于君之娶事使之不敬。信于魯仲之志也。殺惡及親。

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杜解王官役在前年。邧。新城。秦邑也。按今陝西澄城縣東北有古新城。邧音元。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鄰國之大不舉過數。禮有數。今秦伯過之。疏云。鄰國之亡。蓋三日哭。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不告。故不

舉。晉也。

便見何不移伐秦之師以救江。

書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詩大雅按詩義言上帝鑒觀夏商二國政既失道又究度於四方之國以求民莫引詩正重秦穆反照晉襄亦借賓伯之能究度耳

晉伐秦楚滅江一時事也經書滅江于伐秦之前見晉襄坐視江滅不爲救患之師而爲報怨之師也傳移滅江于伐秦之後而備記秦伯降服出次是秦不邀擊晉師且有哀矜同盟之心一若晉不伐秦秦或救之也者一若晉不能救而復致秦不能救也者皆發經深罪晉侯之義晉侯盟主也當知孰則禍王孰則弒其君父毒中原孰慘脩怨救患孰急晉襄正坐不能究度耳傳以究度與秦伯蓋患所當矜怨不必報民莫宜求禍患可懼一一稱量得之與晉之舍當務而樂禍尋仇者大相徑庭且以見寢兵保國天之所予而窮兵殘民將爲天棄也

儁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社解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言爲賦湛露彤弓詩小雅肆夏之卒章也魯人失傳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之（私問也）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肄習也魯人失所習故不知伴荅）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教（正朝也）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明也）而治諸侯用命也諸侯敵愾（愾恨怒也）而獻其功（愛反）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之功（覺則也謂諸侯有四夷之使臣猶見宴樂也旅音盧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今陪臣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君辱貺之）敢不重拜（重直龍反）稽首以受（受猶取也）天之所予而窮兵殘民將爲天棄也（犯大禮以自取戾罪也）

魯自僖公僭郊禘用天子禮樂文公之世習爲固然甯子

朝正天子獻功於王久不見此規制得之使臣猶見宴樂成周之禮不賜之其敢干也大禮以自取戾罪也

又就二詩分晰而于大禮自見

來聘大樂以覘嘉賓而一經評隲天經地義截然云敢干大禮以自取戾一切郊禘大路皆喝破賦詩時不辭不荅一似樂工對客肆業全不爲已設者然及行人之私然後說出不辭不荅之故湛露彤弓分寫意在主不當用而詞則客不敢當可謂嚴而婉

經 冬成風薨。爲明年王使來含賵傳

壬午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莊解珠玉曰含含口實車馬曰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反哭成喪故曰葬我小君王使名伯來會葬名伯天子卿也○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音若○秋楚人滅六國名接今江南六安州北○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昭公錫我立拔史謂二事皆

傳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名昭公來會葬禮也

王朝之殊禮也然施于成風王失甚矣疏云稱王稱天王稱天子一也

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叛夏秦入入鄀

定六年傳楚令尹子西遷鄀于嫀則嫀終併於楚矣是時秦不滅之者亦以鄀鄰于楚不能越國而鄙也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莊解子家師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國名接今在河南固始縣東北音了〕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蓼與六皆皋陶後也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附注疏云庭堅皋陶字馬永卿曰若庭堅即皋陶則文仲不應連言之焦氏易林謂庭堅爲泉陶之子孫必有據補注傅子文五年錄臧文仲語成七年錄季文子語昭十六年錄叔孫昭子語皆見中國無伯識者憂之〕

六蓼偪近荊楚至今尚存一則其君猶能立國一則桓文

手泉陶歎六參而遠神已汪著中原諸國王云二十字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附注疏云庭堅皋陶字馬永卿曰若庭堅即皋陶則文仲不應連言之焦氏易林謂庭堅爲泉陶之子孫必有據補注傅子文五年錄臧文仲語成七年錄季文子語昭十六年錄叔孫昭子語皆見中國無伯識者一篇

俞云剛則待人迫華則自沿疎兩揭禍源道德經不過也

繼霸楚不敢肆迫楚人滅江襄不能救商臣窺破自秋及冬連滅二國文仲蓋歎二國無賢君而晉襄無霸志也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杜解逆旅大夫)從之(甯晉邑按今河南獲嘉縣西北)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言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也此在洪範今謂之周書(附注)漸書作潛言深沈而潛退當剛克也)夫子壹之其不沒乎(陽子性純剛)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寒暑(況在人乎且相順)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林解猶草木有華而不結實)犯而聚怨(剛則犯人)不可以定身(按不能使身安而無危)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大爲年晉殺處父傳)一以剛之正直猶恐聚怨(處父陽竊剛之名而無其實則)以剛濟慾是僞君子也安得不敗　先從處父見殺趙盾聽之故叔仲於此故殺處父傳將無援二字一點自足晉趙成子(杜解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也)欒貞子(欒枝下軍帥也)霍伯(先且居中軍帥也)臼季(胥臣下軍佐也皆卒爲六年蒐於夷傳)霍伯爲先且居註不詳其本末意晉文之世以霍賜先軫乎且居將中軍五年不失爲令子至其子先克則弗類矣云皆卒見老成彫謝朝局一更遂廢二軍權歸趙氏晉自此多事矣

經　庚子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杜解行父季友孫)秋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卿共葬事文襄之)○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明年子鯪公夷梁立)冬十月○乙亥晉侯驩卒(三月而葬速)○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射姑狐偃子賈季也)○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杜氏謂曰猶朝于廟幸其禮不盡廢也○告音梏

六年春晉蒐于夷（杜解）舍二軍（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三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前年四卿卒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代先軫也趙盾居衰代趙衰也佐之陽處父至自溫（往年聘衛過改蒐于董晉地按今山西聞喜縣東北有董澤易中始至○改蒐于董喜縣東北有董澤易中處父嘗爲趙衰屬大夫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宣趙制事典也常正法罪輕重碍猶理獄刑疏云上句爲下句解制事典也常正法罪當也

卻缺才德並優當時無出其右以缺易賈季則人心服而晉國振箕鄭士穀先都輩皆有用之才可以不殺受顧命輔幼君雍可以不迎秦可以中好且以禮樂爲訓道靈不至於不君而桃園可以無釁也則晉國皆受其賜陽子之德不式歌世世哉夫趙衰之舉卻穀晉文之援先軫何嘗以軍列拘也乃以私意舉盾攬權怙勢遂基分晉之局是晉之亡盾爲之也盾之亡晉陽子爲之也吾謂一死不足以蔽其辜也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襄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杜解臣非君命不越竟。故因聘而自爲娶處父聘衛衛睦于晉但結衛好而已。何必陳。蓋行父與陳舊好謀娶于陳故也。

秦伯任好杜解穆公名。卒補註傳見秦本紀葬猶未見於經。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從死者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三子與詩秦葬雍以人從葬爲殉林解秦穆公卒葬雍。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舊好謀娶于陳故也。補註傳見秦本紀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從死者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三子與詩秦葬雍以人從葬爲殉林解秦穆公卒葬雍。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

此篇說者多未分明按人鍼其廉反殉似俊反反背對三良決對風義取黃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殉葬殉葬已不可爲法況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言善人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建立聖知以司牧民樹之風聲。附注樹立其風聲教化分之采物。旌旗衣服著之話言。話善也爲作善言遺戒爲之律度。鐘律度量所以治歷明時陳之藝極。藝極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傳曰貢之無藝又曰貢獻無極引道之表儀。儀威也先王教之防利興利之典制。告之訓典之書教之防惡使不安何處更蔚得此種

虐政起論生前末論死後

詩云有懷二人　官司之道　委任之常　秋官司寇　常職也　制五方之民　各有性　齊其政不易其宜　言不失其風土之所宜也　馮氏曰　猶聖王同之　今縱無法以遺後　嗣而又峻其後　即命言即世　良以死難以在上矣　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不能復征詩東方諸侯爲霸主

以者　穆公以之也　蓋遺命使殉　康公從其亂命耳　詩及左氏史記專罪秦穆　風俗通謂任好因是諡曰繆　其木臧　康公以康之罪不待言也　孫則復罪康而恕穆　謬矣　又應氏蘇氏責三良輕於一死　詩黃鳥云臨其穴　惴惴其慄　三良本不肯死　而穆命於前　康迫于後　惴惴恐懼　真如生納壙中者然　夫三良非懼死不得其所也　秦穆貪賢名而臨歿乃爲此桀紂不爲之事　故傳從正者詒法身後　高一層說而秦穆之罪莫可恕　秦穆在位三十九年　有罪四焉　貪賂而舍重耳　索賂而執惠公　使晉臣弒逆　登見晉民肝腦塗地　一也　懷嬴妻重耳　迫之以不得不從　遂使文公亂天屬之大倫　二也　誤入燭之武東道主人之說　二陵暴骨三也　死以三良爲殉　四也　趙東山以秦穆爲中國之罪人是也　而棄瑕取瑜　則有大功二焉　大義二焉　納文公使中原有繼霸之主　與戰城濮　楚師大創　大功也　師於河上將納王　會于踐土　與朝王　大義也

以襄仲之卑惡濟以文子

秋　季文子　行父　將聘於晉　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聞晉侯疾故　其人從者　曰將焉用之　文子曰　備豫不虞　古之善教也　求而無之　實難

之三思後此殺惡立宜故處處周到

難得卒過求何害。所謂文子三思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補正謂連年秦

此篇爲令狐之戰蓄勢多用複筆見章法其大旨見盾主立雍字字決斷已只一段剛戾之氣

狄之師楚伐與國。趙孟杜解趙盾也。曰立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捋矣。

忽賈季異議盾又將雍樂之母與雍樂夾寫兩兩比較明雍之宜立斥指文嬴絕不留餘地無所忌憚口吻如畫

補注捋持緩也服虔作紓。捋直呂反賈季狐射姑曰不如立公子樂文公子辰嬴懷嬴之子辰位也在九。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也。

人其子何震威也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杜伯之以君故讓偪姑而上之偪姑姑姓之女生襄公爲世子故杜祁讓使在已上疏云譜以偪爲國名地闕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以季隗是文公託狄

時妻故復讓之然則杜祁本班在二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言其賢故位尊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是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隨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卿。晉地按今河南濟源縣西有卿亭與山西垣曲縣接界。姘支扳

古之賢君宰輔得人托孤寄命委裘而天下治盾棄先君顧命而舍嫡立庶求君遠圖孔父荷息之所羞稱也自此殺樂拒雍挑釁強國走士會先蔑後日開君臣之隙種種禍胎皆伏於此首段盾意已定迨射姑遣使立其所私盾殺諸卿亦見立雍其本意也射姑之言童子羞之然得此一難將從前文公傳未盡之事叙出皆以後事補前事也晉文閨門多賢婦齊姜杜祁尤人所難不比齊桓之

如夫人者六人也儲位早定雖以文嬴之寵不爲少動可謂知本矣而不罷公子樂于秦者以秦之强挾其自出保無如宋莊之於突乎其預杜禍機事事與齊桓相反使能如齊桓之壽考則秦楚無由乘釁趙盾無由攬權而江滑六蓼諸國至今存可也天不永年惜哉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杜解木中軍而如其無援於晉也）少族多怨九月賈季使續鞫居之（狐氏）侵官也（杜解帥易以爲佐）易之故曰侵官

襄公已卒靈公未立當國者趙盾也當君薨聽於冢宰之日而射姑公然殺一大臣盾僅討操刃之鞫居而於發縱指使之元兇縱之使逃又送其帑於所弃之國將使亂臣賊之蔕出根

賊子援意於人事敗而已無與焉此大亂之道也處父而好犯盾未得志倚之以爲一時之黨援權既入手除之以息將來之顧忌故殺一鞫居而其事已畢傳下無援二字已灼見盾之隱衷矣侵官者盾之所以告諸侯謂以國法討之而史以國殺書之也賈季將中軍處父一言而易盾將中軍保無有指執政之過而不利于盾者故於賈季殺處父以侵官告爲後來者鑒使無敢發吾私也

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杜解續鞫居）駢送其帑（妻子也宣子以賈季中軍之佐夷之蒐賈季戮夷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夷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杜解續鞫居接非卿不告）賈季奔狄宣子使夷駢史駢之號）

以惠怨陪出悉又以寵陪忠未以勇知陪忠述其言正極力表臾駢之忠也趙盾知之深矣反照河曲之職不用駢之罪

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故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爲非對非對則爲遷怒疏云周有惠於彼不可望彼人之子孫忠以勇知孫報有怨於彼不可讎彼人之子孫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林解也豈可因其寵任以報私怨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殺季家欲以除怨宣子將復怨已是益仇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爲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衛也之送致諸竟

或謂盾知臾駢怨於賈季有意使之令殺其帑因而殺臾駢非也夫不正其罪於在國之日而詠其帑於出奔之時盾必不爲然亦足以見盾之疎矣臾駢不失爲忠一則曰夫子之寵再則曰事夫子又以見駢不負盾後此盾實負駢也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四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杜解經稱告月傳稱閏月不告朔非禮也四時漸差則致閏以正時順時命事不失時則年豐告朔明告月必以朔閏以正時以作事厚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孔疏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用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傳曰公四不視朔僖五年傳曰公既視朔是也視朔亦於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謂之朝享威首爲之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是也二禮各有三名不朝正於廟可不告朔如喪事不數閏類同日爲之按公穀以爲則月原非也程積齋曰玉藻閏月閭門左扉立於其中明堂之制左右前後具四時各分爲三以具十二月閏既無定月自然閏左扉而居其所閏之處非謂閏月須之諸侯諸侯安得不以閏月告之祖廟哉趙氏曰天子以閏月告朔之禮而以其朔日至廟拜謂而已不以閏月不行告朔之禮而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以閏月不告朔爲是而左氏獨以爲非可見左氏於聖人